

墨 诞 著

权利狂

—— 一个金融公司的兴衰



中国文联出版社

权 利 狂

——一个金融公司的兴衰

墨 诞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利狂:一个金融公司的兴衰/墨诞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4

ISBN 7-5059-3026-5

I. 权… II. 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0505 号

书 名	权利狂——一个金融公司的兴衰
作 者	墨 诞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沙 雁
责任校对	白 文
责任印制	董 华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82 千字
印 张	9.75
插 页	2 页
版 次	1998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3026-5/1·2286
定 价	18.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目 录

引子：危险的“游戏”	(1)
一、编织云梯	(7)
二、冷面先生	(14)
三、公司老总们	(19)
四、风波之余	(27)
五、选择一把手	(31)
六、“西山会议”	(36)
七、班车上的信息	(42)
八、前途莫测	(46)
九、编造“亏损”	(50)
十、任命领导层	(55)
十一、宣传攻势	(60)
十二、成果展示会	(69)
十三、南方公司	(75)
十四、女秘书的悟性	(83)

十五、金融嫁接术	(88)
十六、拉帮结派	(93)
十七、排除异己	(101)
十八、“曾国藩”	(107)
十九、工作指导	(115)
二十、忍无可忍	(122)
二十一、“保卫战”	(127)
二十二、“自留地”	(137)
二十三、劳动仲裁	(142)
二十四、争风吃醋	(150)
二十五、“领袖”狂想	(157)
二十六、三百亿规模	(165)
二十七、全体出动	(173)
二十八、穿梭南北	(179)
二十九、尴尬时刻	(187)
三十、非法拘禁	(192)
三十一、市长秘书的电话	(200)
三十二、倒打一耙	(207)
三十三、走私案发	(214)
三十四、假面	(222)

三十五、贫富悬殊	(227)
三十六、逆境中的升华	(236)
三十七、雕虫小技	(243)
三十八、梦里红灯	(248)
三十九、大闹医院	(256)
四十、地下别动队	(263)
四十一、挽救公司	(270)
四十二、苍天有眼	(277)
四十三、恶有恶报	(284)
四十四、法网恢恢	(288)
四十五、破灭	(296)
尾 声	(300)
后 记	(306)

引子：危险的游戏

“呜……呜……呜”，急救中心的救护车呼啸着开进了医院。医护人员紧急从车上抬下来一位心脏病患者，飞速向医院的急救室奔去。

病人被送进去之后，急救室的大门紧紧地关闭了起来，医生们进入了紧张地抢救。在急救室的外边，焦急地等候着一群随救护车而来的人们。

这些人中，有病人的亲属和病人单位的同事，机关财务处的小张也在人群当中。病人是小张单位眼看就要到退休年龄的党委书记。为了解决机关员工的福利，前些时候，他亲自批准将养老基金交到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经常榜上有名的农金公司运作，与农金公司办了个真信托假委托的存款手续，讲好期限为半年。农金公司是获国家批准的非银行金融公司。国家允许此类公司，以高于国家银行百分之二十的利率，吸收社会的存款。由于社会上，各金融机构之间对资金的激烈争夺，使得诸如农金公司这样的金融机构变相承诺着更高的利息。

高额利息对存款单位来讲，无疑是具有诱惑力的。作为单位的领导，经过慎重权衡比较之后，终于同意将本单位员工的养老基金从银行账户上转到农金公司存放，以获

取高于国家专业银行利率的利息差额。谁知道，这才过了两个月的时间，农金公司关闭的消息就传了过来，老书记原本心脏就有毛病，哪里经得住这种突如其来的打击，当即便晕倒在办公室里，可真把小张他们几个年轻人给吓坏了。幸亏，急救中心的救护车及时赶来，否则，还不知道老书记是否能通过这道生死的鬼门关呢。

唉，这家农金公司，可真是害死人啦。小张此刻，心里不知有多么的内疚，要不是农金公司的工作人员三天两头地来做动员，把小张他们给说动了心，鼓动老书记下了这个决心，单位是无论如何不会与农金公司发生交往的。不过，农金公司是家知名度很高的金融公司，听说资产规模有三百多个亿呢，怎么这么快就会因为经营不善关闭掉了呢？

老书记的性命终于保住了。他躺在病床上，紧紧地揪着小张的衣袖不撒手，直到小张信誓旦旦地安慰他说立即去打听农金公司的详细情况，想办法追回资金，他这才松开小张的胳膊，用力挥着手，催小张他们快点儿去落实。

小张走在回家的路上。路旁的报摊上围满了买当天报纸的人群。卖报人一边卖着报纸，一边高声吆喝着：

“请看今天最新消息：关闭农金公司。”

“看报啦，看报啦，中国发生了巴林银行事件。”

一时间，农金公司关闭、债权人限期登记的消息，牵动着每一个过路人的神经，传遍全国，甚至传向了世界。

农金公司办公室里的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打探情况、催要债款的电话接连不断。

“喂，是高小梅吗？我认识的一个老同志在 X 局当党委书记，前些时候，刚把一百多万元的员工养老基金存放在农金公司，存款期限讲好是半年。可是，现在农金公司出事被关闭了，急得这位老同志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差点儿连命都搭进去了。他们单位财务处的小张跑来找我帮忙，想把他们的资金收回去。据说农金公司现在由银行接管，银行的头儿不是你的老领导吗，你帮忙打听一下，是否可以先把这笔资金退还回去。这位老同志快到点儿退休了，临退休之前出了这么一桩事，真是倒霉透了。光荣历史都要保不住了，你帮忙给问一问，好吗？……”

“小梅吗？我们单位刚开完会，传达了关于关闭农金公司的决定。我们单位有近亿元的资金在农金公司做信托或委托存款。你是知道的，这些资金都是下属企业的活命钱，本来是想搞活一下资金的运用，为单位多创点儿收益，谁料到国家级的金融公司也会出问题！我们的头儿急得不得了，让我赶快了解一下情况，看看会有多大损失。你是农金公司的老员工了，你可一定要帮我这个忙啊……”

农金公司清欠办公室的高小梅在这些天里，疲于应付着这些电话，心中酸甜苦辣的感觉，一次又一次地翻腾着，难以平息。

高小梅可以说是农金公司的资深员工了，在农金公司

工作已经有八九年的历史。身为农金公司的老员工，随着公司走过一段坎坷不平的发展道路。既受到过公司立足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企业文化的鼓舞，也亲眼目睹了该公司走向衰落的全过程。对这家公司现在的命运，应该说在理智上是早有思想准备的，可是在感情上却仍然有些惋惜。

农金公司本来应该是一家大有作为的金融公司。可是，由于在选择该公司主要领导干部时，没有严格的考察机制，没有顾及到加强思想教育，没有足够重视建立监督管理体制的重要性，结果，放纵了个人野心分子在国有资产上为所欲为，建立个人的私家王国。可以说，这正是导致该公司走向衰败，终至关闭的根源。

农金公司，是一家在社会上颇具影响的综合性金融机构，成立初期的注册资金只有两亿元人民币，发展不到十年，所经营的资产规模已达到三百多个亿。但是，这些资产并不是来源于公司本身的经营效益，而是凭借着国家金融公司的金字招牌，以高额的回报道作诱饵，向社会募集来的。换句话说，是向社会大众借来的。

每一个有点金融常识的人都知道，即便是金融机构，其资产与负债也要有一个适度的比例，不可以盲目的超越。农金公司“三百比二”的资产与负债的比例，本来就已经是到了难以承受任何风吹草动的危险状况，更何况在这中间，人为的危害因素造成了大量的无法还兑的债务与借贷，致使国有资产严重流失。谁能说这不是在有意犯罪

呢？

高小梅心想，“金融”的作用对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至关重要的。墨西哥发生的金融危机，导致整个南美经济的大滑坡；小小的一个银行职员，就可以使享有百年悠久历史的巴林银行彻底垮台。难怪有人说金融市场风险的防范与金融业严格的内部监控机制，是国际金融中永恒的主题。农金公司的关闭，被人们喻为是“中国的巴林银行事件”，虽然，前后两者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并不相同，但是，引发事件的根本原因，都是监控制度不完善。

农金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构成了全国最大的金融经济案件。在这案件中，该公司的员工，从上到下被国家公安部门、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就达三十余人。

经过初步的摸底清查，该公司持有的三百多个亿的资产当中，约有一百多个亿的资产，卷入了混乱无序的金融债务链，其中大约有六、七十个亿的资产遭到流失，约有十几个亿的资产，不翼而飞变成了死债。

又有哪一位善良的人能够想到，这里所发生的一切，竟然是把持该公司领导权的少数社会蛀虫，为营造自己的利益小集团，而进行的一场赌博？该公司资产的急剧扩张，只是他们用以掩护罪恶的手段。

按照该利益集团的高参，原农金公司的副总经理郑轲的话来讲：“这只是一场游戏，大家都在玩这种游戏。只不过有的人玩儿得好，有的人玩儿不好。我们也只是没有玩儿好罢了。”

如果把这一切，都称之为是一场游戏，那么，这就应该是一场不成功的挖掘公有资产的游戏。国家的金融信誉、人民的财产、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公司全体员工的辛勤努力与奉献，都被这些别有用心的坏分子当作了游戏中的筹码。只不过，他们在玩儿游戏的过程中，却忘记了我们的社会制度，忘记了人民的法律。

可以说，这场不成功的“游戏”，在国家的有力干预下，最终没有给老百姓造成直接损失，也没有引发国际社会对我国金融业的不信任。根据高层领导机关的决定，该公司的全部债务，由财政部门、银行等共同承担了下来，保护了无辜债权人的合法权利。但是，这件事情的发生，却不能不再次向善良的人们敲起反思的警钟。

一、编织云梯

火车在原野上飞驰着。来自祖国五湖四海的人们，相聚在狭窄的车厢里，互相谈论着改革开放的见闻、吹着牛皮、打打扑克牌、看看书，或者喝杯茶，欣赏欣赏车厢广播站播放的娱乐节目等。这些似乎是乘客们消除旅途疲劳，打发单调的旅程的最佳方式。

在列车的第十号卧铺车厢里，静静地坐着一对中年夫妇及一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

十岁左右的男孩子，正是顽皮好动的年龄。然而，此刻他却静悄悄地低着头，不情愿地摆弄着手中五颜六色的魔方，时而抬起眼皮，偷偷地望一眼坐在对面、目视着车窗外面、不苟言笑的父亲，和端坐在身旁、始终在专心致志编织毛衣的母亲。

显然，父亲在这个小家庭中，享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母亲在丈夫面前则安静的像只小猫。不知过了多久，孩子终于忍耐不住了。他轻轻地趴到母亲的耳边，悄声问道：

“妈妈，妈妈，古城还有多远呀？爷爷、奶奶还会认识我吗？爸爸到古城去是不是做大官？”

母亲低声向孩子解释着什么，声音被火车的震动声淹

没了。

火车的车轮“轰隆、轰隆”地向前飞转着，车窗外的景物像一幅画册似的，一张接着一张地翻了过去。

霍国珉沉思在遐想中，耳边传来儿子好奇的询问，将他的思绪带到了童年。

十岁的小霍国珉与弟弟，也是这样依偎在父母身边，第一次坐上火车进大城市。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车，那么多的楼房……。对一个一直随爷爷生活在农村的孩子来讲，真是大开了眼界。记得在和小伙伴们告别时，小伙伴们怀着十分羡慕的心情对霍国珉讲：

“你们家的坟地风水好，方圆几十里就出了你爸这么一个大官。你到古城后，将来也一定会当大官的。”

“当官”，对于幼年的霍国珉来讲，就是地位的升迁。“当官”才可以进城；“当官”才可以坐火车和汽车；“当官”才可以住楼房。

父亲官位的升迁，使霍国珉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今，自己官位的升迁，对儿子来讲，也同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儿时的霍国珉，只在大都市生活了几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作为中学生的霍国珉响应号召，报名去了建设兵团。在那里一干就是十来年，由一名普通战士，升为了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兵团保送他上了大学后，回来又升做了团长。在军事化的劳动大军中，级别的升

迁，不仅标志着权力的增大，而且，在生活待遇上鲜明地显露出差距。当上班长就有人给打洗脚水；当上排长就有人抢着给洗衣服、送礼；当上连长身边就有了通信员；当上营长就可以享有单独的宿舍；当上团长就配有了专用的北京吉普车。等级的差别是多么的明显啊。

地位、权力、待遇是三个孪生的兄弟，三者之间紧密相连，密不可分。霍国珉耳濡目染着这些，内心里渐渐的滋生出对地位、权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利益的崇拜，他渴望获得更高的权 and 利。

建设兵团的生活，对于霍国珉来讲，只能是一个起点。在同去兵团的同学中间，他已经是一个佼佼者，不少的同学还始终是个战士。但是，兵团离外面的世界毕竟太远，有些离开兵团的同学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大有超过自己的趋势，这可是他难以容忍的事情。冲出兵团，展翅翱翔在太空中，是他梦寐以求的。

列车乘务员提着沉重的铁皮水壶，走过来为乘客们倒开水。霍国珉收回他的思绪，转过身来，将小桌上的茶杯递了过去。乘务员随着车厢有节奏的颠簸，提起水壶准确地为他沏上大半杯茶水后，继续向前走去。霍国珉将冒着热气的茶杯，小心翼翼地放到靠窗的小桌上，回过头来，看到小儿子已经不再甘心寂寞，跑到邻座与另一个年龄相仿的小孩子玩得正欢。霍国珉心想：“离开兵团后，自己已经调动三、四次了，虽然积累了一些经历，但是始终进不了大城市。这次调动，多亏了中学时的好友郑轲，以及

这些年来以通信笔谈的方式结交的一些理论上的精英们的极力推荐，他们中间已经有人进入了政府的重要机关。一个人没有几个朋友相助，是很难成气候的。俗话说，‘乱世出英雄’。当前，正值社会改革的动荡时期，改革开放已经提出来好几年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农村承包责任制对‘一大二公’的冲击，‘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理论的论战，以及经济特区的试验，分明是在向西方的市场经济转变。地方在向中央分权，个人在向国家要权，不同性质的利益集团正在逐步形成。要想不被这个时代所抛弃，就不能再滞留在边远的地区看热闹了，必须尽早加入到政治的潮流中来，把握住机遇，充分地展露自己的才华，组建必要的利益群体，在社会利益重新分配中占领一块阵地，否则以往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霍国珉活动了一下脖子，瞟了一眼妻子手中编织的毛衣，将目光又转到车窗的外面：“这一次调入古城，投身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单位，担任中华农金信托投资公司的副总经理，虽然是平级调动，而且还是个副职，但是，古城是政治、经济的中心城市，机会多如牛毛。农金公司是为进一步深化改革而成立的重要试点单位，备受高层领导的关注。从这里起点，层次还是蛮高的，关键就看如何编织升迁的云梯啦。《红楼梦》中显赫一时的贾府衰败了，而那个不起眼的贾雨村却能平步登天，究其原因，不就是贾雨村熟知‘护官符’的重要吗？”

霍国珉拿起手边的茶杯，用嘴轻轻地吹开漂浮在水面

上的茶叶，连喝了几口，抬起头来，将目光盯在妻子熟练的编织动作上，思维仍旧萦绕在“护官符”上：“人家讲，‘到了古城方知道官小’，‘在古城的公共汽车上，处级干部可以成把的抓’，自己这么一个局级干部又能算个什么呢？要想在古城站住脚，继续攀登的话，必须充分利用这家公司的位势，精心编织一张坐官的网，不，是升官的云梯。”

霍夫人发现丈夫古怪的目光直盯在她的手上，顿时紧张了起来，停下手中机械的编织动作，望着霍国珉用略带乡音的普通话，试探地问道：“你怎么了？要不要吃个苹果？”

夫人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霍国珉粗暴地打断道：“织你的毛衣吧，少废话。”

霍夫人显然是被喝斥惯了，连忙低下她的头，继续编织着她的毛衣，不再言语。她知道，丈夫在思考重要问题时，是不允许任何人来打扰他的思路的。俗话说“夫贵妻荣”，她在随丈夫一次次的调动中，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每一次的调动，都意味着一次升迁，所到城市是一个比一个大，丈夫的职位也是一次比一次高，生活条件更是一次比一次好。所以，她对“官大脾气长”的丈夫，始终是一味地迁就。听说，这次调到古城，农金公司早已为他们购置了一套四室一厅的公寓，还为她争取到银行的美差，给儿子联系了一所教育质量较好的学校。从这些安排上就可以看出，农金公司对霍国珉的到来，是抱有极大的